

●苍耳

此曲原为 人间有

——黄梅戏《玉天仙》观后

笔者看过不少黄梅戏，经典的就那么几部，但《玉天仙》一剧让我眼前一亮，如见活泼健壮、清眸流盼之仙子。我的兴奋还有另外的原因。零八年我在《随笔》第四期发表“草台的命运”一文，出乎意料地引起省内戏剧界老专家的热烈反响。该文反思了戏曲史上的“三改”，并对当下戏曲越来越偏离民间和草根提出质疑，提出回归戏曲本体，回归民间母体，回归人性命题。柏龙驹先生从省城来安庆一定要见我，在东升宾馆与我畅谈黄梅戏话题，要求《黄梅戏艺术》转载这篇文章。一晃十一年过去了，黄梅戏在回归的道路上似未见进展，倒是看到不少精心打造的“大戏”，因流于说教而难获观众青睐。《玉天仙》的出现，不妨说是个例外。

《玉天仙》在“三回归”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而重要的一步。在我看来，回归戏曲本体方为根本，回归民间母体和人性命题乃必经之路。

所谓戏曲本体，便是戏曲之为戏曲的那个特性、程式和韵味，是戏剧性所生发、激荡的本源。一部戏像不像戏，看完后直觉会告诉你，这个直觉便是“戏味”。这类似诗歌，好的诗歌必有诗味。戏味可以说是戏剧性的集中而直觉的体现。无戏味，此戏便失败了，尽管它高大上，路子很正。一旦违背了戏曲之为戏曲的本体性，戏曲性蒸发，戏味从何而来？经典戏剧经久不衰的魅力，就在于注重戏剧冲突，巧设翻转，在剧情陡转或空间并置的对比中，在双重身份或双重面具的张力中生成艺术传奇；而在场与场的转换中，唱念做打的细节是否精致合理，是否生动诙谐，无不关联戏曲性的强弱浓淡。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李尔王》《哈姆雷特》《奥赛罗》，中国古典悲剧《窦娥冤》《赵氏孤儿》，黄梅戏《天仙配》《女驸马》《小辞店》莫不如此。恕我直言，当下有些戏连基本的戏剧冲突都匮乏，没有跌宕翻转的剧情起伏，无花脸，无小丑，无噱头，无风土俚俗，一本正经，不好看不耐观，戏味从何而来？

回归戏曲本体，在当下首先意味着去赘化、去繁化。最近三十年，附加在戏曲身上的“赘物”有增无减，被光电化、说教化、美术化、高科技化，包装过度，炫丽成风，演出成本超高，躯体越来越庞大、臃肿，不堪其重，戏曲之为戏曲的本体元素反显暗弱了。仅舞台上的布景、道具、灯光、戏幕不断翻新，越来越繁复、奢华，喧宾夺主，且不说令任何一个古代戏班望尘莫及，即便当下县乡水平的剧院也望而却步。新编黄梅戏《玉天仙》既无布景，也无须换“幕”，仅有两根粗大而古老的麻绳，道具不过一桌六椅，场上乐队仅六人。舞台中央悬吊一根麻绳，打了两个扣，令人惊心；台上用一根麻绳圈定一方表演场域，令人意外。可以说，戏里戏外，角色互换，乐队演奏，皆以绳圈为界。但“麻绳”达到的效果却以一当十，兼具布景、

道具的功能，更有深化命题的象征意蕴。同时，该剧人物配置也简单，男女主角加上四个配角，配角兼串屠夫、媒婆和“七嘴”“八舌”等众多角色，所有角色均不退场，成了活的“布景”，让人想到从前戏班演出的鲜活场景。

事实上，传统戏曲和草台戏曲之所以生命力旺盛，大受观众欢迎，正在于它们化育于民间，也流传于民间。在现代背景下，戏曲何以要重提回归民间母体？原因在于民间的丰厚深邃，不仅提供鲜活奇异的戏剧素材，更可以容纳艺术的多元性和价值的多维性。巴赫金毕生研究“中世纪民间文化及拉伯雷文本”，他认为，民间狂欢化“所遵循和使用的是独特的‘逆向’‘反向’和‘颠倒’的逻辑，是上下不断换位如（‘车轮’）、面部和屁股不断换位的逻辑，是各种形式的戏仿和滑稽改编、戏弄、贬低、裹挟、打诨式的加冕和废黜。”说白了，民间立场看取事件和事物态度不取单面、单一的价值判断，而是在二元或多元之间保持多维、换位、互否的活力。任何事物都存在正反面性，诸如旧和新、盛和衰、明和暗、上和下、丑和美、垂死和新生、灵和肉、始和终，均处于共时同在、相互循环的关系中。原初的傻瓜、小丑乃至魔鬼的形象基本是正反面体，内外、智慧、高低、美丑之间的强烈反差并没有偏废一方，而是正与反保持张力，互证互否。愚蠢是反过来的智慧，大丑是倒过去的真美，疯狂是清醒的极致状态，悖谬是真理的另类传达。在官样文学中，傻瓜、小丑乃至魔鬼的形象逐渐变成单面性的了，仅成了国王、君子、英雄、英雄的陪衬和插科打诨的工具。

《玉天仙》改编、移植于其他剧种，故事原型来自汉代朱买臣被迫休妻的野史记载，历经两千年演绎、流传，生成难以数计的戏曲版本，昆曲、京剧、川剧、晋剧、梨园戏均有此剧目，如京剧《马前泼水》。讲的是朱买臣妻崔氏不甘于生活清贫，逼夫写下休书离婚，改嫁他人。后来朱买臣中第，出任会稽太守，崔氏乞求复合，朱买臣门前泼水，让他将收起覆水就同复合，崔氏因羞愧而撞死街头。以男主角朱买臣的角度演绎这个故事，其妻崔氏被塑造造成嫌贫爱富、逼夫休夫，最终自取其辱、为历代所嘲笑、唾弃的可悲村妇。

《玉天仙》一剧抛弃传统戏曲的单向立场，将男性叙事与女性叙事加以并置，从朱买臣和玉天仙的视角对等展开戏剧情节，从而在精神取向和价值观上形成张力；尤其玉天仙之独特视角——通过她的唱与对白，叙述一个乡村女性的内在诉求，将因贫弃夫、改嫁梦回、再遭羞辱，以致走向自戕的精神脉络展露无遗，在世人面前揭蔽人性的悲剧尤其女性的悲剧，戏剧性由此得以升华。改编者从传统伦理和男权视角解放出来，回归到多元和多维的民间立场，在人性命题上深入挖掘，搔到引发现代观众共鸣的痒点和痛点。（上）



《玉天仙》剧照

●胡静

康熙河畔

远处的康熙河，在一千多年前的天空下妖烧着，佩环叮咚，珠光宝气。

再往深处看，便看见一群赤膊挥锄的劳工远去的身影。康熙河，这条人工开挖的古运河究竟有多古？据文字记载，宋代就已“役三十万工，凿河十里”。而专家推测，作为“吴楚分疆第一州”的安庆，可能在春秋吴楚争霸时就已开挖了此河。

那，为何称“康熙河”呢？这里必须要提及一个人——安徽巡抚（康熙五十年-五十五年）梁世勋。《安庆府志》中记载，梁世勋为解“江涛汹涌，舟楫险岸”之忧，“捐俸五千金，浚河六百余丈，以利停泊”。百姓感其恩德，将这条河称为“梁公河”，又名“康济河”，因“康济”与“康熙”谐音，且在康熙年间疏浚，后世便传名“康熙河”。

梁世勋，不是华夏栋梁，抗敌名将，也不是文坛泰斗，学界先哲，只是“其德和平清介，其才以安民业”，因此很难成为历史的焦点，百世的楷模。他所关注的是江湖的涨落，漕运的通畅，农田的丰欠，是一方的平安，民众的福祉，并为此“焦劳殚瘁，迄无宁”。最终，梁公因督理屯田，“身心俱疲，积劳竟以致疾，卒于屯所”。

这样一个为民生民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官吏，当历史主要着眼于朝代荣衰时，他没什么地位；而当历史终于把着眼点更多地转向民生环境的时候，他的形象就一下子凸显出来。历史的书页上，也铭记了这彪炳千秋的一笔——“永为万世利权，泽莫大焉”！

这条庞大的内运河，既可将长江上游的货物运到下游城市，又是安庆通八邑的航运要道，还是全城交通的总枢纽，万千吞吐的物资由此交接转运，“百货骈集，千樯鳞次”。逢端午佳节，锣鼓喧天，龙舟竞渡，蔚为壮观。河周边湖塘密布，良田万顷，百姓“稻花香里说丰年”。

春河或是秋河，晴河或是雨河，只要走近它，蓝天碧水的温馨就令人感觉惬意而浑身松弛和柔软。呼吸着水边清新的空气晨练，任微风拂着氤氲的水汽拂过脸颊；或坐在河畔长椅上对着碧阴阴的河水发呆，看小狗由着性子在草地上打滚撒欢。那静

安逸与明丽。

可惜，河曾经黯淡了。新世纪，这条千年运河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值得庆幸的是，建设者开始全面整治康熙河水系。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这座晋代就被誉为“宜城”的千年古城，如果离开了自然生态之美，什么文化都不成气象。康熙河，是祖先给后人传递的生态信号，也是安庆千年文明的活体图腾。它关乎生态，关乎美丽，关乎民生，关乎文明……

千年运河终于抖落了尘埃，容光焕发地与拔节生长的安庆东部新城互为风景。建筑和河流之间，现代和传统之间，人和自然之间，一切没有界限，那么和谐，安然而有序。春日，在康熙河畔散步实在是一种享受。河水携着一律朝阳从东方娉婷而来，逐渐向西。流水无声，垂丝摇曳，花香弥漫。微风拂过，细而长的波纹从碧阴阴的河面轻轻地漾开，优雅得像丝绸上飘动的皱褶。最好是黄昏，河畔的树木，河上的拱桥，远方的楼影，还有西天瑰丽的晚霞，一无遗漏，全都倒映在河里，偶有几只归鸟，“啾”的一声从斜刺里掠过水面，越飞越远，消失在天的尽头……夜晚，河上飞虹桥的灯点亮了，与沿河大厦的万家灯火一齐倒映在河中，无数光亮和色彩搅和在一起，俨然一幅神奇莫测的印象派油画。激昂的广场舞曲交织着悠扬的黄梅小调，与水波共生，给画面更添了几份激情。

夏天，炽热的太阳把画面点燃了，烈焰焰地招展着。河边的蟋蟀、青蛙以及景观带树丛里的蝉，摆开阵势，倾情演奏着一场盛大的管弦乐；秋天，河畔白茫茫的芦苇与金色的野麦齐舞，啄食的麻雀一群群地飞落又飞起；冬天呢，冷寂了些，但那微雪霏霏寒河的景象别有一股韵味，宛如一卷淡雅素简的水墨画。

春河或是秋河，晴河或是雨河，只要走近它，蓝天碧水的温馨就令人感觉惬意而浑身松弛和柔软。呼吸着水边清新的空气晨练，任微风拂着氤氲的水汽拂过脸颊；或坐在河畔长椅上对着碧阴阴的河水发呆，看小由着性子在草地上打滚撒欢。那静

●贺琳

乡村乐手

越剧曲，是黄梅戏小调纯音乐旋律，仿闲荡街速度，如泣如诉，缠绵悱恻，一唱三叹。沉郁的二胡琴音，百感交集地在空气中波动，盘旋往复，重重地敲击着每个人的心扉。改革开放初，我首次听到《二泉映月》。古朴苍凉，跌宕起伏，出神入化，觉得似曾相识。一样的“多”、“瑞”起，“拉”、“梭”合；相去无几的节拍啊。阿炳技艺超群，《二泉映月》意境深邃，不愧为人间绝唱。可这首经典名曲（得以挖掘），与乡里故人柏篾匠拉的《浪子荡街》，竟如此相近相仿。难道有某种关联或传承？

篾匠的小叔，咬鸡狐狸不改性。虽不弄二胡和笛子，却又玩起“锣鼓家伙”来。哪里有红白喜事就往哪里钻。不给工钱蹭顿饭也心甘情愿。除演戏等文娛活动，乡间锣鼓为心口相传、约定俗成的锣鼓点（又称经、调、牌）打，多用于丧葬“白喜事”（亡者为尊，需虔诚隆重）。“啾啾，啾啾”，流水淌出泉。“清清啾……”单调的锣鼓点子，倾诉哀伤。其中，有一种“断弦锣鼓”，乐手将敲响的汤锣抛上去即接在手，如杂耍，让鸣声高高飘扬；并增洞箫竹笛伴奏，幽幽咽咽，古朴苍凉，令人耳目一新。

小叔痴迷打锣鼓，新成十里八乡小有名气的乐手。终被乡、镇文化站聘为打击乐手，不时参加一些文艺演出。近日，小叔兴冲冲邀我，观赏有他参与的“十番锣鼓”汇演。到现场，果然气派！会演没拉弦，吹奏、打击乐三项，谓“丝竹锣鼓”吧！仅笛、箫、唢呐为两女担任，余者十人皆为男，一律着表演服。年龄最大的是小叔，打同鼓（大鼓）。小叔介绍，由一专业戴礼帽者任司鼓，司鼓另一手持拍板，领指挥。而拉二胡四位，大锣、喜锣、中钹、梆子各一人。看小叔，一点不像年过花甲的瘦老头，神采奕奕。他双手持木槌，不时随大鼓左旋右转，手舞足蹈，身手不凡。仿佛他浑身都是鼓点，活力四射。

以锣鼓鼓，锣鼓牌子，弦管乐旋律交替或重叠，能翻来覆去演奏十种以上不同的调子。“扎扎扎，扎扎扎，唯

美惬意的一页，便在心底被轻轻折了一个角，默默收藏了。

拥水而居，是一种安逸，一种满足。河，是安康之河，济世之河。

“城中环绕玉河沟，垂柳人家夹岸幽。美爱无边意满，日斜来上酒家楼。”站在古老的康熙河畔，把这样的诗句吟出口时，身子就一点点轻了，思绪飞翔，或许，蓦然间便可抵达遥远的北来。这就是在康熙河畔的感觉啊，不经意间，一抬头一低眉，就与一位故人，或者一段旧时光相逢了。

一条有历史积淀、有文化涌动的河流，如同一位饱读诗书并经历过风雨历练的智者，它是耐读的，有着隽永的深邃。走在飞虹桥上，听着脚下木板发出“空空”的回声，不由得放慢了脚步。这就是在康熙河畔的感觉啊，不经意间，一抬头一低眉，就与一位故人，或者一段旧时光相逢了。

据悉，政府下一步要沿康熙河打造黄梅戏大观园。生态与文化，血缘与历史，将被有序地串联成一片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千年古城安庆无疑正走向更多姿的未来。那么，怎么珍视过去就成了挑战和考验。表面的浮华总是容易褪色，不可替代的是渗入血脉中那股水墨浸染的文化品格，那才是真正与众不同的安庆，我们的安庆。

当那个微雨的人间四月天，迎江区千名悦读志愿者举着火把奔跑在河畔，将那“读书、读河、读城”的圣火传递；当孩子们诵读经典的童音，宛如天籁般回荡在康熙河上空，一条心的河渠汨汨地流向远方，远方芳草萋萋，所有的花朵都在梦想中盛开、芬芳着。

我对康熙河水系工程，只剩下最后一个最小的建议了，找一个合适的角落，建一座梁公祠，并且刻上历代疏浚河流的铭文。因为，这也是历史良知的一项修复工程。它事关历史，更昭示着未来。



皖江春秋

●谷炎

《齐国古陶文字六十品》序

齐国古陶文字，乃华夏文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篇章，不仅是先秦社会衍流脉序的珍稀物证，贮存着当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丰富信息，而且是人类尤其其民族文化心理和审美体验所留下的记忆遗痕，其学术价值和包括古文字学、金石学和玺印艺术美学等等在内诸多领域的非凡意义，非区区数字言可尽概。

齐国古陶文字研究，自清同治年间潍坊陈介祺氏集藏齐国陶文残片拉开帷幕，至今已逾一百数十年矣，期间虽时有新的实物发现和科研进展，然其神秘的面纱尚未完全揭开。

皖省青年才俊李君，名飞，字翼之，有金石之嗜，精篆刻之法，于圆朱文印古有成就 and 心得。数年前，李君缘于对古文字的钟爱，经殷商甲骨符号，西周鼎彝铭文，而渐次醉心于齐国古陶文字的收藏和研究，寒来暑往，寝馈于斯，不觉收获丰硕。今李君将其所集藏之齐国古陶文字凡六十品（内中包括燕国陶文三品），精拓汇编成册，以饷同好，实可喜可贺。它的问世，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和赏玩，或将能起到某种弥足珍贵的推动作用。

●范方启

皖水谣

不管是走在河东还是在河西，都聊听到熟悉的歌谣，那就是皖水流域的男女老少耳熟能详那首口口整段整段地唱出的黄梅戏。“出门三五里，处处黄梅声”，这就是我的家乡，一代又一代人，在歌声中长大，在歌声中老去，铭记爽口的歌儿，滋润了多少心灵。

记得是哪一年了，少不更事的我，被一阵歌声迷住了。唱歌的是小山包上一群采茶的女人，因为隔得比较远，我看不清她们的面容，但是她们甜美的歌声使得整个山谷都是快乐的，因了歌声，我觉得劳动原来也能使人幸福。那时我还不知道那些采茶的女人唱的就是黄梅歌。这就是黄梅歌留给我的最好的印象。

此后，要听黄梅调，不费吹灰之力，家乡的老少爷们，老婆婆小媳妇，未出阁的大姑娘，都能信口来上一曲，《打猪草》中的陶金花和金小毛，《女驸马》里的冯素珍，《天仙配》里的董永和美丽善良的七仙女，似乎就在我们身边，与有关的趣事自然也不会少。还记得在一个亲戚家，两个才六七岁的小男孩和小女孩，就在众人的面前无拘无束地“郎对花来姐对花”起来，俏皮的神情惹得众人捧腹大笑。同为孩子的我，分外羡慕那对小伙伴，那两个淘气活现的小家伙，走到哪都受到欢迎。戏剧性的一幕终于在他们的身上发生，一起“打猪草”的男孩女孩，成人之后真的喜结良缘，成了人们眼馋的一对，早年的看似无意的“对花”，潜移默化，成就一段美妙姻缘。

戏成戏也看出感情。村里有一对年轻的男女都特别喜欢看戏，如有演出，他们会因相同的爱好而一起走出去，一来二去，俩人的心中也便起了涟漪。小伙子家贫，姑娘的父母便在镇上工作，这样的两个家庭，几无缔结连理的可能，亲事遭到了女孩的父母反对，可姑娘铁了心要嫁给一贫如洗的小伙子，所幸，有情人终成眷属。据说结婚的那天晚上，新娘在婚礼上来了段《天仙配》中的选段，想必是有感而发，戏中的爱情，在现实的土壤里开花结果。

我自己成年后，独自一人离开了家乡，在异地他乡，感觉自己像一只失群的孤雁，孤独与寂寞咬噬着原本不安分的心，心中的孤苦和痛楚难以言说。一个百无聊赖的日子，我一个人来到码头边，看着通向家乡方向的轮船在鸣笛引来有几分感伤的汽笛的声音，我的心也跟着徐徐远去的船一起游动。码头边有谁注意我的存在。忽然，一阵熟悉的歌谣吸引了我的注意，歌声是从一个年轻的女子的口中传出的，唱的正是家乡的黄梅戏。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冲动，快步赶上那唱黄梅的女子，我也不清楚她干什么，在靠近那女子的时候，我差不多是鬼使神差地也唱了段黄梅戏，结果，那女子立刻扭头朝我看来，然后不由自主地说了句：“老乡？”看她的眼神，她也不敢确定我不是就是她的老乡，但我可以看出她也渴望遇见老乡。我说出了我家乡的地址，她听过之后，眼神亮了，眼睛里也潮湿了起来。因为歌声而在他乡遇见老乡，我们也便理所当然地成了朋友，互相帮助，互相关怀，那情形，温暖而美好，纯洁的情感也一直保持了下来。期间，我们没少调侃那天遇见的情景。

少时不懂黄梅味，读懂黄梅人已老。年少之时看戏，多半是凑热闹，而今，听到的再也不是戏，而是生活，某一个唱段，没准就是在唱看戏的人。



百花亭